

## 265 会意三中协同共进

---

大家好，今天是聊天儿，我的题目是“会意三中协同共进”。好吧，我们今天聊一聊又敏感、大家又关心的事情。另外有时间，我们谈谈金子，谈谈市场。另外我闲聊几句西行漫记，总之，闲聊。

大体上我们聊天就是我将自己的札记的一些内容与大家分享，以前的札记就是留给我自己看，也相当于日记，记录一些历史事件人和事，将来写东西的时候用。其中有火花的部分，我就在平台上拿出来与最亲爱的朋友们分享。其中有些看法未必就对，仅供大家参考，也请批评。

香港的朋友最近可能对我有不小的意见，当然了，除了我对市场的判断之外（还有别的）。因为自疫情之后，我对市场的判断可能与所有的机构分析师都不一样，最后证明可能我们是对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想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所以我在港的时候尽可能的避免与相关方面的争论。因为这里边一旦涉及到非常重大的问题的话，怕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一次我却不能不发声，因为我高度评价三中全会，我高度评价这一次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我甚至认为，可能回看中国建国百年历史，这个会的位置和意义都极为重大。虽然他的字数稍微多了点，2万字，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另外，使用的语言和语境可能我想境外的朋友一定是读不懂了，香港人一直问我在说什么呢？我想可能内地的朋友也未必能读得懂，不要紧，今天我们尝试做一点解释。

我今天的题目叫“会意三中协同共进”，会意，就是我们莞尔一笑，因为知道要说什么，所以我们莞尔一笑，非常认同。协同共进的是我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必须照着这条路往前走，必须统一思想、统一

认识、共同前进，不能有额外的想法，或者是不能节外生枝。尤其是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应协同共进，不要受外边的一些人的干扰。

好，我们既然是聊天，那我今天就散漫一点。7月下半月一直到8月初，我走了一趟大西北。走大西北还是老习惯，做了一点历史调查和历史研究。其中有两件东西震撼到我，一件东西是在敦煌的博物馆我终于见到了均田令的原件，就是唐时候的敦煌当地的均田令，我把它拍了下来，非常非常珍贵！我没有见过均田令的原版，这一次看得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突然感觉到如此的亲切，如此的熟悉。

另外一个就是我再考察一下汉武帝设的河西四郡，设立郡以后的一些情况，但是史料严重不足。我对汉朝的经济的研究比较肤浅，但是我知道这事儿很重要。因为你如果说当下我国更像哪一朝呢？那肯定是汉，高祖创业这个有点像我们，文景之治有点像我们改革开放，现在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它不是中兴，它其实是汉朝的一个高峰。

当然对战争我也感兴趣，所以整个的路线差不多是沿着霍去病走的路往前遛弯，但这不是我最关心的部分。我最关心的部分，其实我一直认为汉朝不管是对匈奴用兵，对南粤用兵，对朝鲜用兵，几次的开疆扩土只是副产品。**真正的有意义的部分在于政治和经济的建设，我管它叫汉武帝新政。**汉武帝临朝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新政导致了最后军事上的伟大成就，那是结果。

非常遗憾，陕博拿不到票，没进去看。其他的部分我能看的都看了，我一路也带了一些书，做了一些比对阅读。我做一点总结，这一路上的思考和总结。当然札记里面的事情与今日之事它有着某种联系，未必是必然联系。但你懂的，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你总能从那个镜子里面看到当下，看到未来。汉武帝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董仲舒提出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是一次政治改革，这次政治改革的影响极为深远，从董仲舒之后，就是董仲舒之儒，他已经将儒家的这个学问最后化作了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以至于汉之后对儒的评价就存在了极大的问题，它已经不再是孔孟之儒，它就变成了董仲舒之儒。它也不能是汉武帝之儒，因为看不到汉武帝对儒家的系统的评论，我只是从他政治改革上面来体会儒家对汉武帝的政治安排的影响。为什么大秦是以法家立国？

为什么大秦以法立国？然后到了汉初遵从黄老之术，清静无为，其实遵从黄老之术大家看低了“文景之治”其实文帝基本上完成了大汉的土改，基本的制度建设或者基本的财产分割完成。景帝也了不起，他完成了削藩。土改和削藩是文景两个人做完，当然了，它表达为经济的繁荣。到了武帝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呢？我们先从经济政策，然后来倒着看他的政治政策和他文化上的思考。那么武帝经济上做了什么呢？

我将武帝新政的经济部分概述为三句话。第一句话是**皇家铸币**。在汉武帝之前铸币权一半在民间一半儿在地方政府或者是不叫地方政府判，就是地方的王——在藩手里面。之所以吴王刘濞能造反，就是因为他拥有差不多当时汉朝的一半的治铜钱的能力，所以他控制了铸币税，所以他有足够的能力兴兵，二三十万的军队，汉武帝手上可用之兵五万而已。就是财力不在中央、在地方，这件事情对汉武帝刺激很深。

汉武帝找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经济学家或者叫经济专家桑弘羊，桑弘羊在汉武帝新政的经济政策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三件事不是全部是桑弘羊的意见，但他起了很重要作用，这三件事情第一件是皇家铸币，将铸币权从私人和地方手上收回中央，我用皇家铸币可能不准确或者可以用中央铸币来解释。但中央就是皇家，皇家就是中

央。总之这个词语到时候可以再讨论，我临时用皇家铸币。皇家铸币统一了五铢钱，这个五铢钱差不多用了700年。

但到了唐朝，还在使用这个五铢钱，所以皇家铸币解决了相当一部分汉朝的财政金融问题，这件事情至关重要。但是我国的史学界有点问题，我一直在批评清末民初以来的所有的史学大家，问题非常之大。当然我也没有能力，将来看吧，就是重写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个皇家铸币是汉武帝能够发动一切战争的根本。第二件事情就是盐铁专营。**盐铁专营**这件事情是桑弘羊的意见，这非常了不起，他是创造了一种征税方法。

你可以是说它是商品税，你也可以说是它是人头税。它非常复杂，但它相对公允，并且它的征收流程简洁，它可以迅速的集中一部分的财力。这个盐铁专营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营事业或者是国有企业，或者是国有资本的建立。皇家铸币盐铁专营。第三项是**均输平准**。你看看这三件事弄完了汉武帝手上就有财力并且相对来讲他的改革也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甚至贵族的支持。才可以支持他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

请注意皇家铸币实际上仍然是具有国有性质，这个盐铁专营仍然是国有性质，而均输平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概述一下吧，我觉得汉武帝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走的不彻底，这不怪他，因为高祖刘邦文景之治的时候并没进行均田，他们仍然是实行了秦朝的土地制度，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因为大量的人口灭绝流失，重新对土地做了分配，谈不上公允，但基本上是统计上明确了，就是统计造册上面是明确了，构成了比较稳定的税收。

汉武帝这一套经济制度源自哪里呢？源自儒家。你看了没有？**独尊儒术**是为了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而儒家本身就是朴素的一套社会主义思想。所以无论是皇家铸币，无论是盐铁专营也无论是均输平

准。他为什么不走法家路线？他为什么不走道家路线？他要独尊儒术，实际上这是一条政治路线。你不能简单的说儒家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这样说，它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特征。他更关心民生、更关心公平正义。

走完西北这一圈，我其实是挺感慨的。在这一圈的过程中正好赶上三中全会。我也就稍微做了点梳理和整理，当然了，你说每一件事情会不会完美呢？他就不可能完美。但方向是对的，路子是对的，这就行了。这里边我要再聊一个小插曲，就是关于语境的问题。在香港我看到了境外的媒体对我国的一位我不知道他是外交官，是专家还是学者。就是高某胜的专访是一英国的专访。

高某胜的应答，虽然是他曾经做过领导人的翻译口才是不错的，但你知道一个人没有哲学高度，没有历史纵深就无法构建属于自己的语境。所以他那个专访糟透了。因为被对方被采访者追着打。然后他想解释我们现在的制度政策。他又完全无法进行解释，因为一坐在凳子上，一个人的心量、心力不够强大，他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被告，那边都不是原告，那个采访者就变成了法官在判决。

没有足够的心量，没有足够的自信。你在对话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了被动的解释。他一直想解释，我不是个罪犯，我没做错，一直在做解释。他心量不够，所以上来就变成了法官审问的对象。然后呢整个的过程其实是对方对我国制度和政策的挑剔，其实回答是简单的，你站在哲学高度，站在历史纵深，很容易就把对手驳得体无完肤。然而老问题出现了。你在对方的语境之中，用对方的概念逻辑来回答对方的问题。一般的学者、专家是无法走出语境的。

语境问题难道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吗？不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文件一些文稿出来以后，有一个很麻烦的语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语境有两个不太容易走出来的困境。语境之困境。一个是，比如我们喜欢

用体制机制这样的词，这实际上是40年前的旧的语境里面的东西；另外我们喜欢用西方人构建的概念和逻辑，我们喜欢用西方的对经济增长的定义，对市场的定义。我们甚至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改革和开放。能不能走出这两个语境呢？

**旧时代的语境和西方的语境，确实应该早就应该走出来了。**但仍然很难走出，它就是个困境，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性，你让我去写这份文件，它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特定的人群来处理这个文件，它处理出来它就是一个样子。虽然是方向是对的，路是对的，但陈述起来就比较困难，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歧义、误解。语境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是高某胜这个人不好，也不是他的立场有问题。他就是无法说服对方，甚至无法完成抗辩。好难哪！

我之所以提到汉武帝，又提到了高先生的语境问题，实际上我想说的话，聪明的朋友们都已经明白了。我对三中做一点解释。我先解释一下子这个会的**历史定位**和我们面临的**历史进程**。其实理解历史定位，你能看得出来。三中全会其实境界极高。我知道我们自己这边有高人。他们对历史定位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我们中庸里面反复强调的允执厥中的一个境界。

再说一遍吧。舜交给禹，禹建立的夏，禹没有舜那么聪明，所以舜在允执厥中前面又加了三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里边人没有事儿，没有是非，没有对错，什么都没有，叫允执厥中。允执厥中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高到哪里呢？高到它上合天理、下合伦理这样一个境界，所以它一定是对的它一定是好的，但允执厥中难以做到，圣人一直说太难了。

当一个制度和政策走到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时候，他就必须的脱离了左和右的羁绊，寻求中间的道路。中道最难了，因为跟我的

处境一样，就左边不喜欢，右边很讨厌。你就很麻烦，但能不能守呢？守很难。差不多比蹈白刃还难，圣人说太难了，蹈白刃都比这个容易。但我觉得三中做到了允执厥中。为什么呢？我们从1949到1979年的前30年，我们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

因为急剧的工业化，所以我们必须完成与之配套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所以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在特定历史时期，走得比汉武帝还极端。但我们不这样走，就无法完成工业化。幸运的是我们有非常优秀的领导者，竟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全都走对了，我们完成了资产重组完成了工业化使国家强大起来，使人民富裕起来。第二个部分就是40年从1979年一直到2018年或者2019年这40年，我们走了一条用港人的说法是偏右的路。

我们部分的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概念，搞了市场经济。用港人的说法就是前30年是社会主义，后40年是资本主义，他们说的比较极端，其实不是。前30年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后30年是社会资本主义，这个不能用他们的概念，他们的语境是有问题的，不能被他们带偏了，你无法解释我国发生的事情。现在面临后30年就是从2019到2049年，这30年的道路问题。三中就是做一次梳理，这一次我们要纠正。

纠正一些仍然残留的前30年偏左的东西，也要纠正一些后40年偏右的东西。左和右两端允执厥中，你看是不是很厉害？果然有境界，有哲学高度，对历史纵深有把握。此次三中全会我高度评价，做的非常好。当然文件写的更好一点就更好了，就是整个的语境没走出来，稍微遗憾一点，如果能够用我们自己的语言陈述我们对历史、现实和世界的看法，那就更加完美了，但不能苛求。

毛泽东为什么要搞苏联式社会主义？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毛泽东这是中国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完成工业化唯一正确的道路。不光是



唯一正确，它也算是捷径。所以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上的铺垫，有点独尊马克思列宁主义，独尊共产主义，不是儒术，然后进行了比较剧烈的土地革命、工商业改造，完成了资产的重新分配和整理。

任何事物都带有两面性，所以整个的过程中剧烈的政治和经济的运动过程中，也构成了对特定人群的某种伤害，所以有了伤痕文学以至于1949年都过去这么久了，1979年过去这么久了，还有那么多人在控诉在批评那段历史。但作为一个在这个土地上生长的生活的人，作为我其中是一部分历史的亲历者，另外也有机会接触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的思想理论和学问，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来对待前30年。

前30年的路是对的，那为什么要改？为什么会有七八年那次三中全会？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国家完成工业化是有巨大帮助的，然而国家资本主义固有的缺点，注定国家资本主义到一定时候必然出现历史的反噬，他会成为他自己道路的埋葬者。非常非常幸运我国有邓小平、陈云这样的人，其中陈云的作用非常大。他们在特定历史转折关头看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所以他们用了四个字“改革开放”，何为改革？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要通过社会资本来平衡。

改革就是让社会资本进入经济体内平衡国家资本，开放就是让国际资本进入平衡国家资本。当国家资本、社会资本、国际资本三个资本进入的时候，那么国家资本的缺点被强烈的遏制，而社会资本的优点被发挥出来，就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被发挥出来。国际资本进入使得人民群众创造力有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和市场支持，它形成了一次完美的配合，完美的制度构型以至于40年创造了奇迹。这就是我们这个两个部分。

那么经历了40年之后，难道我们需要改吗？我们需要有些什么事情需要修正和改吗？每一件正确的事情都有它的副产品，每一个历史



阶段都需要有新的思考，那么面临的问题其实从19年就开始了，我们就看到了。当然了，我们被一些事情耽误啊，比如说疫情等等，但整个过程所有人都在进行非常深刻的思考，我感到光荣高兴，我国在顶层的部分依旧有那么睿智的人，能看清历史的方向，并且能牢牢把握，把住方向允执厥中。

看到了什么呢？因为三个资本三方资本，国家资本、社会资本、国际资本三方斗地主。三方斗地主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失衡的问题。失衡的问题就是可能国家资本的问题会放大，可能国际金融资本的问题会放大，可能社会资本的问题会放大，要在三方斗地主的这个旧有的基础上实现高水平的均衡，以最大限度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的构思新的构想，这就是三中全会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我在上一周在香港跟香港的朋友讨论的时候，他们问我难道不好吗？邓小平的三方斗地主难道不好吗？我说初衷是非常好的，运行的初期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是内部环境，一个是外部环境，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没有问题的，我说一下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我们是解决一个初始发展的问题，我们其实对规则不那么要求，只要动起来就行了。所以我们要的是速度，要发展起来，高速发展过程中，其实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内部发展同时外部环境**，很少有人去思考外部环境的问题。

因为多数人是活在当下的。如果你知道1979年中国经济的体量还是日本的四分之一，还是美国的都不是十分之一啊，可能是二十分之一，所以他没有外部的压力。而我国当时的军力都可以忽略不计，我国的军事能力忽略不计，经济能力体量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外部世界对我国并没有当回事，他没有把你当成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对手都不是，甚至看着你。是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开始分三方斗地主的，但40年之后就不一样了。

昨天还有朋友在批评，那你为什么不跟别人搞好关系呢？好多人理解不了。就是，你知道一个叫花子跟一个富豪处理好关系是容易的，两个富豪处理好关系很难的。今天的中国想处理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它不容易，因为你体量足够的大，一会儿我花几分钟谈中美关系问题。**他不可能再给你原来的环境，就是你的发展的空间没有了，你的原来的环境变了。**

**所以面对40年之后已然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必须有新的更高水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这样才能再延续30年，一直走到2049年。**我仔细阅读了这2万字，我真的是挺佩服的，整体上的思考，精准到位，虽然语言上描述不能要求太高。但整体的方向的把握，方法的处理，高妙。我很少这么高度评价，我是长时间以来我都是个批评者。有朋友问我，你今天的课，是不是想政治上有想法儿擦鞋呢？

我跟他们说，看不到看不懂，就好好听，不要认为只有批评才表达你的公允和正义。另外我还是建议我这些长时间持有偏颇态度，要么站在左边，要么站在右边的朋友，有空好好的读中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舜对禹的要求，对一个伟大治理者的根本性要求，要的就是允执厥中。你左了就不对了，你右了也不对，这个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前不后。

刚刚好。让全国人民老百姓舒服，让国家安稳，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呀。难道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吗？你们想要什么？极端的、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吗？我给你的非常明确的结论，如果我是高某胜先生，我会告诉他，你说的那个东西已经被我们扬弃了。**没有新自由主义，那是新殖民主义，那是金融资本专政，那是反人类的，那对人民是没有好处的，对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是非常落后的东西。**

同时我也没完没了的遭到左边朋友的批评，他们一天到晚的说你为什么要讲《中庸之道》呢？你怎么会推崇孔子呢？为什么不宣传

《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呢？为什么……一大堆为什么。我有一次生气了，我问他们“谁在一个特定历史时间拼死与新殖民主义进行搏斗、进行殊死抗争？难道不应该是中国的左翼或者左派吗或者毛派吗？请问在最艰难的斗争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搞芳芳去了”。

新殖民主义是我们最致命的最困难呐！不批判不斗争，你敢说你是社会主义吗？你是毛派、是左派、是左翼吗？如果你连直接税都不支持、连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都不支持、连水循环系统建设都不支持，你还说你是左翼、左派、毛派？还说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我不批评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多数是善良的，只是可能未达到舜和禹的“允执厥中”这个维度来理解社会主义。

此次会议文件好就好在这个地方，虽然确实要搞社会保障、要搞直接税立法，要完成一系列动作，但他并不是向左边的妥协同时他也坚决顶住了右边的压力，不搞“新自由主义”、坚决反对“新殖民主义”！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这一点非常难得！请允许我给你们念一下子《总论》的六原则：**党的领导、人民中心、守正创新、制度建设、依法治国、系统观念**。是不是“允执厥中”？如果是的话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问跟我争论的朋友，不让党来领导那你来领导吗？放弃党的领导交给市场就是交给资本，交给资本都不是交给社会资本也不是交给国家资本，而是交给国际金融资本，那就叫索罗斯来领导吧！不要小看一句话、不要将正确的理念在错误的语境用错误的概念和逻辑去做出解释，这不好！什么叫“人民中心”？人民中心才有人民立法、才有直接税立法、才有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

什么叫“守正创新”？不肯定前30年，不肯定前70年，你的正在哪里守？不完成新的制度建设你如何在一个更高的维度面对新的国内形

势和国外形势呢？创新创在哪儿？创新就是用现代的信息技术来改造整个的治理结构，就是国家资管呐！什么叫“制度建设”？就是我们已有的制度必须跟上时代的变化！是崭新的制度！直接税立法就是制度建设！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就是制度建设！什么叫“依法治国”？当然是让法律发挥作用了。

什么叫“系统观念”？系统观念不仅仅是讨论全局观呐！因为在哲学上系统的概念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你不能光想中国要有全球治理的逻辑同时还要有时间观念，你要准备至少到2049年。作为一个跨周期跨区域的安排，你不可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来做思考，必须有崭新的哲学的高度和历史纵深。《总论》的六原则我读来读去我觉得极好！允执厥中极好！他里边理解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做到了“惟精惟一”，至于最后能不能“允执厥中”有待实践的考验。

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具体的东西比如我一直强调“语境”的问题，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总之虽然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下陈述了一个复杂的内容，但总体的原则、那个方向、那个路是对的，这就非常难得了！今天不展开谈，将来有空再谈吧。

我留点时间谈几句“**中美博弈的视觉误差问题**”，最近老有人在跟我反复争论这件事情。我不太想解释比如说川普当选了之后会对中国采取什么样政策？那么中国是不是紧张？中国是欢迎贺锦丽还是欢迎川普？一系列非常幼稚的问题，甚至高先生在回答英国人的时候一涉及到中美问题立刻就陷入到一个困境之中。困境在哪里？就是对中美博弈的视觉误差始终没有解决好。我今天把这视觉误差的问题简单说几句供有关方面有关同志工作之用。

**第一个视觉误差就是“道德判断问题”**。我们始终不能对美式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给予深刻的批判！美国没有所谓的自由主义，它既

不是旧自由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他就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而且是金融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这个状况糟糕到现在他已经进入到资本专政或者资本专制的程度了。在“新自由主义”旗号下他是明确无误的新殖民主义，而且这个新殖民主义不光是对国外进行殖民也对本国人民采取了殖民措施，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资本主义生态。

我国的有关工作方面的专家、学者或者是从事外事工作的人要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同时要能够从伦理上、学理上、法理上说清楚“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讲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谈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优越在哪里？我们如果自己如某些先生们内心深处就将社会主义当成贬义词而将新自由主义当成褒义词、坐在那儿就变成被告，很可悲！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们国家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况且，这个优越性是被我国70年伟大实践证明了的，它不但使我们国家变得强大起来，使我国人民变得富裕起来，我们也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环境最为友善的国家，非常好的一个国家，这里边真的是存在优越性的。你，解释不了，请在道德判断上自爱一点。其实，现在当别人再谈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再谈什么民主制度自由的时候，请你明白无误告诉他们，他们的本质是什么，而我们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才是当今世上最好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资本专政？这里边的区别有多大？要能讲清楚。

**第二：体量。**我们习惯用别人的语境或者是方法，或者是概念，或者是逻辑，比如GDP，我们就认为美国仍然很强大。强大，认为他强大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你认为他强大到120公斤级的运动员对60公斤级运动员，认为川普是120公斤我国是60公斤，所以他一拳能把我们打死。你这不光是不尊重你自己，你也是对对手的不尊重。因为我

明确的告诉你，川普是100公斤运动员，我国是120公斤运动员，是我们锤不锤他的问题，不是我们被他锤死的问题。能正常一点好不好？不要在整个的视觉误差上存在如此之严重的问题。

要重新计算自身的体量和自身的能量，就是我们的体量到底现在是多大。我们可以用GDP，也可以用购买力平价，我们算清楚我们的体量，我们算清楚我们的能量。能量包括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也包括我们资本流转的能力。我们既要计算自身的体量，我们也要计算集群的体量。集群的体量就是美西方和中国的不同的圈层，中俄的圈层、中国东盟圈层、中国东亚圈层、中国中东圈层、中国南美圈层、中国非洲圈层，圈层集合之后的体量和能量。要对整个的体量有一个精确的估算，不要再搞视觉误差，搞那些没有意思的、没有算法的看法，糊弄领导和老百姓。

另外，在中美博弈上，我们要看看上帝怎样选择，人民怎样选择。这个世界是有天理的，我说的上帝就是天理，这个世界是有人民的、是有伦理的。我们做的是否符合天理，是否符合伦理，他们会做出选择。如果你有此信心，有道德判断，有体量的判断，你做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请问：是川是贺，有问题吗？你早就应该有完整的对应措施了，不是要等11月份以后，而是当下三中就该有。而且我们现在就应该有一整套完整的逻辑来叙事，来叙说我们的想法。我们未来要——

好，我今天来不及展开了，所有的地方都展不开。那我还得谈几句金，昨天晚上黄金创新高，在这个外面市场上是每盎司到了2548的高点，差点到了2550，一个特定的维度，跟我们的判断基本吻合，就是我们一直是既定方针短股长金。还没到转折关头，它已经开始表达，当然还不是充分表达，但已经开始进入到我们所预计的那个环境中了。

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不再有我们夏朝之前，尧舜禹以及禹之后一段历史，就是我们不再是奴隶社会，没有谁心甘情愿的去给别人做奴隶，或者一个国家去给另外一个国家做奴隶，所以我们看到了是不间断的剥削与反抗。这个反抗的过程，有时候是战争，有时候不是战争，而是经济上的剧烈的摩擦。

我今天讲了汉武帝的皇家铸币，其实今天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皇家铸币的问题。就是美元它面临自己的拐点，它历史的拐点到了，支撑美元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动摇，它得重新定价。依托于石油定价、依托于海运的定价、依托于人民币的定价，全都在动摇，它必须完成重新定价。在重新定价的过程中，资本会做出选择，他们的选择已经开始，不是今天开始，现在只是达到了中段，中段就是他们选择用黄金率先完成转身和对美元的定价。

我的研究一直是依托于《资本论》和《通论》，我是以价值论为基础看资本流转。美元的定价一定是错的，现在这个黄金每盎司2548是否表达美元的真实价值？没有！结论非常清楚，没有！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总之，这个定价美元严重被高估了，至于美元被高估多少，人民币可能存在高估或高估多少，应是跟黄金什么样的比价关系，或者是美元人民币应该是什么样的比价关系，今天我们不做讨论，我们只是说它高估了。另外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开始走自己的路。

我说的是日本。日本必须完成日元的重新定价，因为日本不是一个陶罐儿，不是一个小人儿，它不是别人的殉葬品，日元不应该成为美元的殉葬品。日本的国情呢，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下子，日本的国情和中国不太一样，日本的精英阶层是醒过来了，觉醒了，他们知道不行他们要改，但是日本的知识阶层还没有醒，日本的普通民众是完全



没醒。它和我国的情况不一样，我国的知识阶层整体上醒了，普通老百姓也在慢慢的醒，精英阶层有问题，但我们可以改造他们。

我想说的是，美元重置的历史进程不是展开，早已展开，此时开始进入高潮，请大家务必理解资本流转过程中的一些现象、一些问题，做好自身的安排。我在此也通过大家向有关方面转达我对美元重置过程中，我国解决和处理资本流转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我国为什么钱没了，整个资本市场就是流动性没了，另外我国好像，我接触的好多不管大的老板、小的老板都出现了严重问题，都在躺平、倒下、不动了，我国出现了资本流转问题上的严重的现象。

有些专家学者很无聊，什么叫有效需求不足，什么叫消费不足？不是的，就是你管资本流转的那个人做错了嘛。你看人家汉武帝，皇家铸币、盐铁专营、均输平准，几件事就把事办了。中国的事情，制造业大国很容易办、很好办的，没那么复杂，走资、沉默、空转，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它跟什么消费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有关系吗！请清北、社科的专家学者们。

请大家，我没有资格要求你们怎样，请大家静下心来好好的为有关部门提供正确的有意义的意见，不要再胡扯，不要再跟着辜朝明后边修复什么资产负债表，不要再惦记着放水，不要再胡闹。最后叮嘱大家：按既定方针办，持盈保泰。今天就聊这么多，明天下午三点拾遗补缺。